




当代学术文丛



马克思“社会存在论”  
及其当代价值——

一种存在论视阈下的哲学阐释

**M**akesi Shehuicunzailunjiqidangdaijiazhi

旷三平 / 著

江西出版集团  
江西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社会存在论”及其当代价值

Makesi Shehuicunzailunjiqidangdaijiazhi

Mingde 明德工作室

## 内容提要

“存在”历来是哲学家们倾心关注和力图破解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马克思也不例外。本书从“存在论”的层面，围绕传统形而上学的“断裂”和“理性存在论”的否弃，并针对现代“存在论”的种种难题，提出并论述了马克思“社会存在论”的历史发生及其当代价值，皆在对时下“形而上学的复活”作出必要的理论回应，对马克思哲学“存在论思想”的研究提供有益的价值参考。

ISBN 978-7-210-03769-9



9 787210 03769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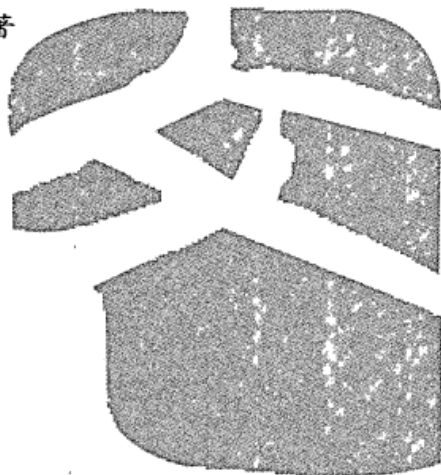
定价：29.80元

# 马克思“社会存在论” 及其当代价值

——一种存在论视阈下的哲学阐释

MAKESISHEHUICUNZAILUNJIQIDANGDALJIAZHI

旷三平 / 著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社会存在论”及其当代价值:一种存在论视阈下的哲学阐释/旷三平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210-03769-9

I. 马… II. 旷…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3148 号

**马克思“社会存在论”及其当代价值**

——一种存在论视阈下的哲学阐释

作 者:旷三平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6898965

发行部电话:0791-6898893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2.25

字数:320 千

ISBN 978-7-210-03769-9

定价:29.80 元

承印: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自序

从哲学史来看,人的存在的二重化中所表现出来的生存本性,的确有一个不断地被人自己理解和认识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没有也不可能有最后的完结,因此它不能逸出形而上学的视阈,更不能消解形而上学的意义。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人对自身本性理解得怎样,形而上学的状况也就会怎样,反之亦然。

第一,人对自身本性理解的一个视阈:人与世界的关系,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人对自身本性的理解不是认识论上一个简单的对象化确证,也不是心理学上一次单纯的反射自问,而是在追问和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实现的;追问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意味着人与自然分离并超越自然、以实现人类独立的欲求;追问和把握人与社会的关系,意味着个体与社会分离并超越社会、以实现个体独立的渴求;追问和把握人与自我的关系,意

味着人与自我分离并超越自我、以实现走向神圣的祈求。显然,把人对自身本性的理解置于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追问和把握之中,也就是在思想根基处把它置于形而上学的视阈。故此,人对自身本性的理解才会是“有根的”、深刻的。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说,“人道主义在规定人的人性”的时候,从“不追问存在对人的本质的关系”,即不追问人与世界的关系。他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追问而且由它自己的方式来追问”,这就是“形而上学的追问”。因为,在他看来,形而上学关于“存在是什么”的追问与关于“人是什么”的追问本质上是不可分离的,甚至前者最终都归结为后者,这也难怪他把自己的“基础存在论”(Fundamental ontology)设定为关于“人的此在”(Human Dasein)的形而上学。

第二,人对自身本性理解的两种方式:科学的理解与形而上学的理解。科学的理解属于一种经验的知识论的视阈,它以主客二分的思维把人作为实体化的对象进行知识论的实证考察。怀特海说这是一种“错置具体性的谬误”,因为它执著于“存在者”而遗忘了“存在”本身,只能导致对人的生存本性的曲解或遮蔽。形而上学的理解属于一种超验的本体论的视阈,它以主客融通的思维把人作为意义化的存在进行本体论的超验究问,因而它不是一个经验描述和事实判断的问题,而是一个超验假设和价值判断的问题。康德在建立他的“道德形而上学”时说,划分那以经验原理为其整个基础的幸福论和不允许丝毫经验原理掺杂于其中的道德学,乃是纯粹实践理性分析论的首要任务。其实,人对自身本性理解的两种方式各有其独立的地位和意义,不能相互否定和替代,否则人的生存本性的历史发展将永远是一团迷雾。人对自身本性既需要科学的理解,也需要形而上学的理解,只不过人对自身本性的理解是科学的但终归是形而上学的。

第三,人对自身本性理解的三重意义:了解过去、认识现在和把握将来。人的生存本性绝不是一个无时间性的凝结点,而是一个

有时间性的开放状态，它有一个从过去到现在进而再到将来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人对自身本性的理解便有了三重意义。由于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也就是说，他是向“未”而生的，所以相比之下，第三重意义在哲学诉求中就显得更为突出，而前两重意义的获得则为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没有一种哲学意识能没有关于未来的意识。然而，未来并不是容易研究的。只有对于实体，或换言之对已经发生的事物，才能进行研究。但是未来隐藏于过去和现在之中，我们能从其真实的可能性出发去理解它和思考它。事实上在任何时代我们都是由关于未来的意识支撑的。我们不应允许关于未来的意识在我们的愿望或恐怖的任意幻想中肆意横行，而首先应当以过去的研究，其次以对现在的彻底理解，为它提供坚实的基础。”<sup>①</sup>马克思也有类似的想法，他说：从现实出发，去考察过去的历史，“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sup>②</sup>。然而，就致思取向来说，哲学诉求中关于未来的意识或曰“尚未意识”（恩斯特·布洛赫语）虽然离不开对过去的了解以及对现在的认识，但它毕竟还是人类形而上学的意识表征。

综上所述，就人性而论，形而上学在本根处并非与之相悖相左，它的形成和演变不妨说从来就是以人的生存本性为基础的，抑或说，它在不同历史背景中的理论样态始终都是人关于自身的生存本性的一种哲学表达或自觉澄明。形而上学源于人的生存本性，人的生存本性的发展状况如何，尤其是人对自身本性的自我意识的发展状况如何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发展状况如何，而哲学作为人的自我意识的理论形式（按黑格尔的说法），也就不能不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或者说不能不显示出人在对自身本性的理解中所

①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8页。

具有的形而上学性质。众所周知,在黑格尔经历过的“形而上学”最后一次悲壮的“复辟”之后,由于费尔巴哈“只是从客体的形式”而没有“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感性的对象”,他得到的仍是抽象的人,忽视的仍是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和主体性,因此他依然没有根本改变“形而上学变得枯燥乏味了”<sup>①</sup>的事实。马克思断言:“这种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sup>②</sup>这种唯物主义是一种“新唯物主义”,它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sup>③</sup>。马克思这里讲的“人类社会”指的是“人的社会存在”,他的哲学倾心关注的是“现存世界”、“现实世界”和“人类世界”,就是要“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sup>④</sup>,其本体论旨趣就是要“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sup>⑤</sup>,就是要实现社会存在与人的生命意义的形上融通。马克思这里讲的“社会化的人类”指的是“社会存在的人”,他历来反对抽象地、非历史地和超历史地谈论人的普遍本质,明确主张人的“内在本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sup>⑥</sup>,其本体论指向就是要把人的生命意义的确证置于社会历史的过程之中,就是要实现人的生命存在与社会存在的本体契合。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哲学不管是针对现实的社会批判,还是面向未来的理想祈求,其思想取向都反映出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也昭示出明显的本体论追究之进路。这表明,马克思哲学是哲学,是充分表达了人对自身本性的自觉意识的哲学,因而它同样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16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16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67—568页。



# 目 录

<b>自 序</b>	1
<b>导 论 破解“存在之谜”的“存在论”</b>	1
一、“存在”	2
二、“存在论”	10
三、“存在论”的困惑	16
四、马克思“存在论”思想的现代阐释	30
<b>第一章 “理性存在论”及其毁灭</b>	42
一、康德哲学作为“理性存在论”和“非理性存在论”的源头	43
二、黑格尔对“理性存在论”的完成	45
三、费尔巴哈对“理性存在论”的批判	47
四、尼采与“理性存在论”的危机	50
五、海德格尔对“第一哲学”的挑战	52
六、“理性存在论”与“非理性存在论”的两军对峙	55
<b>第二章 马克思哲学的创立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断裂”</b>	76
一、构筑“理性存在论”的传统范式	76
二、传统形而上学内部的“颠覆和造反”	87
三、传统形而上学的整体“断裂”与重建“现代存在论”的 理论语境	99

<b>第三章</b>	<b>“存在之谜”的解答：“理性存在”向 “社会存在”的本体转换</b>	<b>114</b>
	一、“国家之谜”的消除	115
	二、“历史之谜”的破解	119
	三、“人之谜”的揭示	124
	四、“存在之谜”的解答	129
	五、马克思创建“社会存在论”的现代启示	152
<b>第四章</b>	<b>“社会存在论”的研究方法：对象性逻辑与 非对象性逻辑</b>	<b>166</b>
	一、总体性逻辑	168
	二、结构化解析	182
	三、无意识破译	203
	四、文化批判	213
	五、语义分析	222
	六、理解模式	238
<b>第五章</b>	<b>“社会存在论”：一种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 现代假说</b>	<b>254</b>
	一、卢卡奇的最初尝试	255
	二、哈贝马斯的理论抱负	260
	三、现代反思与重建	266
	四、一个例证：评价尺度的“社会存在论”解释	328
<b>附 录</b>		<b>351</b>
<b>后 记</b>		<b>380</b>

# 导论

## 破解“存在之谜”的“存在论”

自上古希腊埃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提出“存在就是存在”、“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哲学原则以来，关于存在“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一直作为一个谜困扰着无数哲学家们的头脑，由此也生出林林总总的关于“存在”的解答模式或曰“存在论”。马克思丝毫也没有回避对“存在”问题作“存在论”追究和承诺，他始终把“存在之谜”的解答作为自己哲学的一个根本话题。他在对传统形而上学“理性存在论”的全面批判中，从“国家之谜”的消除、“历史之谜”的破解到“人之谜”的揭示，形成了一以贯之的解答“存在之谜”的内在理路，创建了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社会存在论”。



## 一、“存在”

自从古希腊埃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提出“存在就是存在”、“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sup>①</sup>哲学原则以来,关于存在“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作为“斯芬克斯之谜”一直困扰着哲学家们的头脑。对“存在之谜”的解答,反映出人类理性的本体论追问倾向,这种解答实际上涉及存在“是如何”和“应如何”两个问题。前者回答的是存在“是什么”,即存在之所以存在的本源根据,后者揭露的是存在“怎么样”,即存在之所以存在的价值意义。近代哲学以前,哲学家们关于“存在之谜”的解答,主要倾向于或置身于前者所涉及的问题域,属于实体化的本体诠释模式。该模式的特点是诉诸理性,以求破解存在的本源根据,并彰显存在的实体化进路和终极化地位。近代哲学以来,哲学家们关于“存在之谜”的解答,则主要侧重于或痴心于后者所涉及的问题域,属于意义化的本体诠释模式。该模式的特点则是崇尚非理性,以求揭示存在的价值意义,并张扬存在的意义化世界和本体化价值。

“存在哲学”的始祖巴门尼德认为,形形色色、运动变化着的具体事物都是虚妄的、不真实的,只有不生、不灭、不变、不动和唯一的抽象“存在”才是真实的。他否认感性,宣称感觉和经验是骗人的,只能给人带来一些具体事物运动变化的虚妄的“意见”,不能给人带来关于“存在”世界的“真理”。他认为,“真理”只有摆脱感觉经验的纠缠,通过理性才能得到。也就是说,巴门尼德所说的“存在”只有通过理性思考才能加以认识和把握。难怪他主张“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哲学原则,因为存在就是思想,思想就是存在。巴门尼德

<sup>①</sup>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巴门尼德·著作残篇二、三”。

的这一原创性观点对后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海德格尔的“在者之思”。值得注意的是,巴门尼德不管对后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但有一点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他毕竟开了关于“存在”的实体化的本体诠释模式之先河。罗素指出:“‘实体’这个词在他(指巴门尼德,引者注)直接的后继者之中并不曾出现,但是这种概念已经在他们的思想之中出现了。实体被人设想为是变化不同的谓语之永恒不变的主词。它就这样变成成为哲学、心理学、物理学和神学中的根本概念之一,而且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如此。”<sup>①</sup>

柏拉图和他的先辈巴门尼德一样,把运动变化视为虚妄不实的东西。照他看来,感觉到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流动变化的,因而是转瞬即逝的、不真实的,只有所谓“理念”才是永恒不变的、真实的“存在”。实际上,柏拉图比巴门尼德更前进了一步,他不仅把“存在”理解为从具体事物的共同性质抽象出来的一般概念,而且把它看作是自身独立存在的、“没有时间性的”精神实体,是比具体事物更实在的东西。他所说的“理念”之为存在,已被披上客观化、绝对化的外衣,并被赋予实体化、终极化的地位。与此相适应,对“真实存在”的“理念世界”的认识和把握,只有依靠“理性”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也只有依靠“辩证法”才能建立“真正的科学”。柏拉图说:“有一种存在是永远同样的,它既不是被创造的、也不可毁灭,它永远不从外部接受任何东西到它自己的里面来,它自己也永远不到任何其他东西那里去,它是为任何感官所看不见的、所觉察不到的,唯有理智才有资格思索它。”<sup>②</sup>对此,国内有学者评论道:“柏拉图不愿相信一切的一切都会被流变掉,就像我们看见的可感事物一样,观念自身在一切情况下都保持了永无变化的同一,它们也

①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3页。

② 转引自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193页。

就成了在流变之外的真实存在,是真实知识的对象或理念。然而,可感事物的存在并不能从理念那里得到解释,无论是分有还是摹仿——它们都只能触及理念与事物的‘同名现象’而不能触及事物,所以,自始至终可感事物真实的一面只是由于持续不断的变化或流变。这种既真实又不真实的可感事物最终在理念论中并未得到解释,然而柏拉图对此弃而不顾(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为肯定可感事物的真实存在费尽心血),向着设定了的真实知识所在的永恒世界轻扬而去,所以我们称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一种轻扬的本体论。”<sup>①</sup>柏拉图的“轻扬”是一种哲学研究方向上的预示,它预示着哲学存在论从此拉开了自己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运用理性演绎“存在”的序幕,这就是后世所谓的“理性存在论”或曰“理性形而上学”的肇始。

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中,第一次明确了哲学存在论或“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存在的存在”。在他看来,“作为存在的存在”不是指存在以外的任何东西,而是指某种终极性的存在或存在自身,这就是所谓的“实体”。为了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竭力反对把可感事物之外的存在(如“理念”)当作真实的存在而置于形而上学的论域之中,明确主张可感事物作为“第一实体”的真实存在应纳入哲学存在论的视阈之中。由此,关于存在的本体追问发生了思维转向,即从超感事物中追问存在的本体意义转向从可感事物中探寻存在的本体原因。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哲学存在论上的难题和困惑:存在作为实体本身,永恒不变,何以保持与其偶然性变动不居的统一?实体作为某一特定可感事物的指认,又何以实现与知识的普遍性理解的统一?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用什么样的思维才能把握这种关系?亚里

<sup>①</sup> 颜一:《流变、理念与实体——希腊本体论的三个方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页。

士多德的“实体说”为关于“存在”的实体化的本体诠释模式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但却无法解决和摆脱这些难题和困惑,甚至累及后人。例如,按照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说法,“实体”是他在考察“第一哲学”的核心问题即什么是“作为存在的存在”时所得到的结论。在这里,“实体”本身被理解为“存在者”。海德格尔由此认定亚氏的所谓“作为存在的存在”也只能译成“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海氏其意在于力图揭露后世的康德、黑格尔和尼采的形而上学,大都承袭了亚氏的衣钵,这就是对“存在者”的实体化诠释以及对“存在”本身的存在论“遗忘”。

康德在哲学史上曾发动了一场存在论意义上的革命,这就是对旧形而上学“宇宙存在论”的扬弃。其根本精神在于,他揭穿了旧形而上学“宇宙存在论”满足于研究外在事物一般本质的弊端,提出了存在论研究的对象不是外在世界、事物的根本性质而是人类理性的见解。在这一视界逆转的扬弃过程中,康德所崇尚的“理性存在论”,其“物自体学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康德认为,人类认识的进行不仅必须先假定有“主体”或“自我”,而且还必须同时先假定有“客体”或“对象”。这个“客体”或“对象”就是在人的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物自体”(自在之物),而“物自体”对于人的感官的刺激作用则是人类知识成为可能的客观条件,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刺激作用一方面才在人心中引起感觉印象,从而提供了知识的感性材料,另一方面才能唤醒认识能力活动起来,运用知识形式把感觉材料改造成为关于对象的知识。众所周知,康德是从二元论观点出发批判地考察人的认识能力的,他的这个二元论的出发点或前提就是所谓的“物自体学说”,而“物自体”的设定预先就决定了他的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度的结论所具有的性质。照康德看来,“物自体”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人的认识对象,属于不可知的、彼岸的、超验的世界。人的认识仅仅是关于“物自体”刺激我们的感官而在我们心内所引起的“现象”的知识,它无论如何都不能超出“现象

界”获得关于“物自体”的知识,因为“物自体”属于认识能力所达不到的“彼岸”世界。康德正是借助于这种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度的观点,一方面否定莱布尼兹—沃尔夫以上帝为认识对象的“独断论”,另一方面否定休谟以经验为认识对象的“怀疑论”,建立起自己的以人类理性为认识对象的“理性存在论”,从而开德国古典哲学崇尚“理性存在”之先河。当然,康德的“物自体学说”成就了他的“理性存在论”,但又导致了他的种种内在矛盾。对此,罗素评论道:“康德的种种矛盾是那样的矛盾;使得受他影响的哲学家们必然要在经验主义方向或在绝对主义方向迅速地发展下去;事实上,直到黑格尔去世后为止,德国哲学走的是后一个方向。”<sup>①</sup>

黑格尔的《逻辑学》造就了哲学史上的黑格尔,但“逻辑照黑格尔的理解,他明确地说和形而上学是一回事”<sup>②</sup>。“《逻辑学》末尾讲的‘绝对理念’,是一种像亚里士多德的‘神’似的东西”<sup>③</sup>,也是一种像亚里士多德的“最高实体”的东西。先看黑格尔是如何定义“绝对理念”的:“The Absolute Idea. The Idea, as unity of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Idea, is the notion of the Idea—a notion whose object is the Idea as such, and for which the objective is Idea—an Object which embraces all characteristics in its unity.”(就理念之为主观的和客观的理念的统一言,就是理念的概念,这概念以理念的本身作为对象,而且从这一概念看来,客观世界即是一理念——在这客观世界里一切规定均统一起来了。)<sup>④</sup>很明显,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的含义是指除思维自身而外什么也不能思维,“绝对理念”就是思维着自身的超感性的理性。

①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62页。

②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278页。

③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280页。

④ 中译文引自《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45页。



再看黑格尔是如何界定“理性”的：“For one thing, ‘rational’ is the Substance of the universe, in other words, due to ‘rational’ and only in the range of ‘rational’ can all objects exist and survive. For another thing, ‘rational’ is the Infinite Authority of the universe, in other words, ‘rational’ is not only the producing place of an ideal or a responsibility, which is unheard of people and out of the reality, and it is not only the place of forming isolated and abstract ideas in some brains. ‘rational’ is the infinite content that is the finest part and the truth of everything.”（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实体，就是说，由于“理性”和在“理性”之中，一切现实才能存在和生存。另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无限的权力，就是说，“理性”并不是毫无能为，并不是仅仅产生一个理想、一种责任，虚悬于现实的范围以外、无人知道的地方；并不是仅仅产生一种在某些人类的头脑中的单独的和抽象的东西。“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sup>①</sup>很明显，在黑格尔看来，“理性”是世界的“最高实体”，是超人类的具有明察和宰制世上万物的终极智慧和无限权力的无人身的“绝对存在”。事实上，黑格尔的《逻辑学》正是对这种“绝对存在”所作的形而上学论证，它一方面沿袭了康德哲学的遗风，另一方面又把“理性存在论”在绝对主义的方向上更加逻辑化和纯粹化了。

在西方哲学从近代向现代的转折中，尼采曾发挥过不可否认的关键作用。其主要表现是：他对传统形而上学展开了全面批判，使至尊无上的形而上学陷入了深刻危机，随后他又以“价值的重估与翻转”，“生成的涌动与渴望”以及“世界观念的永恒轮回”来重建以“强力意志说”为核心的新型形而上学。对此，周国平先生有一段精到的评述：“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尼采试图重建形而

<sup>①</sup> 中译文引自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9页。